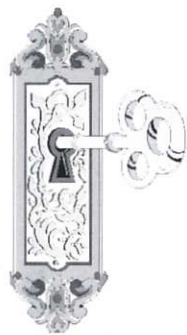


死亡之家

門牌七二七

曾淑萍



打扮妖艷的她正婀娜多姿的迎面而來，五官秀麗，可惜濃妝遮蓋了她的秀氣，一陣陣的香味撲鼻，好像是姐姐常用N.O.N牌子的香水。轉眼間彼此距離只在吋尺間，她向我微微一笑，卻有說不出的風韻與吸引力。擦身而過，我的心跳莫名的加速。這個星期裡第三次遇到她了，是新近搬來我們這條街定居的吧？樣子滿友善的，每次都主動與我打招呼。

今天又是最遲一個回到家了，飯桌上晚餐已準備好，只等我回來而已，客廳上父親在看報紙，姐姐在玩她的小狗。必須向大家打個招呼：「我回來啦！」

「這麼遲回，又是去打球嗎？先洗個澡，才下來吃飯。」廚房裡傳出母親溫柔的聲音。飯桌上父親千篇一律的問：「啟明，今日在學校遇見甚麼嗎？」從小學到現在已高了，已成為一習慣了，不問反倒奇怪。

「我被選為籃球隊副隊長，本屆全洲的高中籃球賽，我們隊將代表學校出賽。」我想爸爸一定引我為榮吧？稱讚我一下啦。突而想到無故失蹤多天的吳智，如果吳智不是無故失蹤，可能副隊長是他，不是我呢？又對父親

說：「最近學校有位男同學無故失蹤，校方與家長都很關注這件事。」

姐姐好奇的問：「哦！知道甚麼原因嗎？」

父親：「知道甚麼原因就不叫無故失蹤。」然後又轉向我，問說：「你認識這個男生嗎？他失蹤前有甚麼跡象可尋嗎？」

「是在我隔壁班的，與我原是同一籃球隊的吳智，也曾經與隊友們來過我們家找我。但我們卻不常來往，只是見面時打招呼談兩句。」

姐姐睜大眼睛問：「是不是高大威猛、皮膚白皙，樣子蠻帥的那個？」唉！她對帥哥就是特別有印象。

父親又問：「吳智失蹤前有甚麼跡象沒有？」語氣像偵探。

「不是很注意。」我豈是看管他的呢？但經父親一問，倒是讓我想起他最近常缺席籃球練習，因此也被教練罵了好幾頓呢！以不明的語氣又說：「只不過近來很常缺席籃球練習，聽說是時常夜歸，第二天沒有精神，他的樣子也的確是很憔悴了，每次見到他，都是無精打

彩的。過去他可是我們的籃球健將呢，並且從不缺席。」

姐姐驚訝的問：「而且聽聞他的成績也名入前茅，可說是文武雙全的，是嗎？」

「……」無言的點一點頭。的確，自己也曾嫉妒過他。並以為他為我競爭的對象，突然少了他好像有點失落。

姐姐：「是了，我記起前幾天，在我們這條街道上遇見他，他與一個女人在一起，那女人很嬌艷呢。」姐姐轉一轉她靈巧的大眼睛，又說：「從她外貌的打扮，看來並不是很正派。」

「會不會與這女人有關？」一向沉默的母親猜疑的問。

「我看他轉進巷口處的一間房子裡。」姐姐又說。

媽媽皺起眉頭問姐姐：「是不是N.N.N門牌？那間屋子新近好像有一個女子搬進去。」姐姐點點頭，答說：「門牌好像是N.N.N，但不是很肯定。」

媽媽停頓一下又問：「那女子不很高、樣子很秀麗的是嗎？」

姐姐：「是，樣子很好看的。」

父親突然以嚴肅的語氣說：「謹記！在男女交情方面要謹慎，不可隨便和輕易相信人，因為神要我們過聖潔的生活。」父親又開始訓話了：「要將聖經的話存記在心，好讓你有智慧去面對一切的誘惑。」自從上了中學，在飯桌上，父親就時而加上了這一番的話。囉囉嗦嗦，他不覺的厭倦，我可聽的厭煩了。特別是這一年來更感到不耐煩，最近吃飯的速度也因此快了，趕緊把飯扒完，說：「我上樓做功課了。」

迎著寒冷的夜風，走在幸福街寂寥的道上，只有兩三隻流浪狗在昏沉的街燈下徘徊，街坊的大門都緊緊關上，只有窗縫透射出一些的燈光。因為比賽日期近了，星期日也要回學校練球，而且大夥兒都說應該用較長的時間練習，所以就比往日更遲了回家。這麼晚了，不知是否會遇到她，感到有點患得失。

「嗨！今天這麼遲回啊？」一把充滿感性的女聲，心裡一驚，眼睛趕快望向轉角處，昏暗的樓梯級上坐著一個女人，晚風拂弄她的長髮，一陣陣熟悉的香味，讓我知道就是平日遇見的她。

「是……是，今天比較遲回。」不知做甚麼，突然緊張起來，定一定驚，並關心的問：「這麼晚了，一個女子坐在這裡不怕危險嗎？」

「有甚麼好怕，都已經習慣了。」停頓一下，幽怨的說：「家裡又沒有人，誰會關心。」

「哦！家人呢？」好奇心與同情心，讓我走近她。

「我的家人都不是這裡人，自從搬來這裡，就很少與他們聯絡了。」

「你自己一個人住嗎？」並坐在比她低兩級的階梯級上。

「是與我丈夫一起住。」聲音輕細，若非留心聽，相信不知她講甚麼。為了肯定自己所聽的，因此問說：「你已經結婚了？」

她望了我一下，默默的點一點頭，就把眼光投向前方。

「你這麼年輕就已結婚了。」心裡有些兒失落，看起來她比我大，不過還是很年輕吧，從她臉上流露的稚氣，頂多比我大三、四歲。也可能外表的裝扮讓她顯得較實際年齡成熟吧？「你丈夫呢？」

「他是在外地工作的，很少在家，一個月只回來一次，拿家用給我，逗留一兩天就走了。」月色下的她，看起來很憂悶，並帶有少許的淒美，令人憐惜。

「哦！……」不知該如何安慰她。

「我用他給我的錢，把家裝飾的很舒服，常常換上新的床單與灑上香精，但又有甚麼用，他都不回來。」幽幽的語氣，聽了令人心疼。

突然空氣好像凝結了，彼此都顯得沉默，彷彿可以聽到自己的呼吸聲，大概過了一兩分鐘吧。

她以輕鬆的語氣打破沉默，說：「不要想這些不愉快的事情了，今天是慶祝復活節，我

想你大概還沒有吃晚餐吧？我剛才煮了一些好菜，不如進我家陪我吃晚餐，而且我有一瓶Gordon Bleu。」

「甚麼是Gordon Bleu？」

「是很好的酒。」

搖搖頭我說「我不會喝酒的。」

「我可以教你。」一隻手按在我的手背上。

這突如其來的一個舉動，讓我緊張與心跳加速，很快且自然的把手抽回來，雙手撒撒說：「我不會喝酒的。」動作顯得慌張笨拙，真丟臉！

她睜大迷人的雙眼，問：「你害怕嗎？怕我，還是怕喝酒？」

「哦！不是，都不是！」開始不自然起來。

「那麼，是不是不好意思呢？」一隻手輕輕搭在我肩膀上，身體微微靠著我背脊。昏暗中，從她身上傳來的體溫，與香水味令我感到一陣陣迷亂。

她突然站立，雙手把我拉起來，說：「來，不要這麼小氣，陪我吃頓飯、喝杯酒、談談天。」

我的心跳急速，男子漢不能顯得膽怯，並要有風度，況且她這麼可憐，進去陪她吃頓飯又何妨？在半拉半扯的情況之下，腳步就朝著樓梯往上踏。不遠處的街燈照射著深藍色的大門，金黃色的門牌顯的特別耀眼，七二七的羅馬字閃閃發亮。

姐姐的聲音突然好像在耳際響起：「我看

他轉進巷口處的一間房子裡。」媽媽皺起眉頭問姐姐：「是不是七二七門牌？」父親嚴肅的說：「謹記！在男女交情方面要謹慎，不可隨便，和輕易相信人。因為神要我們過聖潔的生活。」飯桌的景象與對話一幕幕在腦海呈現。

門已打開，屋子裡昏暗的燈光瀰漫著神秘的氣氛，我的腳卻像被釘子釘住了一般，佇立不動。她聲音柔媚的說：「請進來！」然而父親的話卻一直在腦海裡盤旋。

「甚麼了？」她的聲音顯得更柔媚，且拉一拉我的手臂。

「喔！我必須回去了，因為媽媽煮了我的飯，家人等我回去開飯。」頭也不回的，拔腿就跑。

姐姐搖著手上的晚報，快跑著走進來，把報紙遞給父親，並喊說：「大家趕快來看。」

父親問：「甚麼事這麼大驚小怪？」大家把頭擠向父親，看父親手上拿起來的報紙。報紙新聞頭版「迷戀有夫之婦，少年吞槍自殺」。

姐姐一口氣把新聞念出來：「死者吳智因為愛上有夫之婦，昨晚凌晨留下遺書，走去女方在幸福街七二七號的家，吞槍自殺。據了解女子的丈夫因為長期在外地工作，之後因為認識了少年人，與他發生超友誼關係，少年人常在女子的家逗留至深夜，甚至有時通宵不回。

曾經有一個時期，死者因為沒有回家，也沒有通知家人，家人為此擔心而報案尋人，回家後的死者，因著對女方的掛念而茶飯不思。在學校原本是優秀生的死者，因為無心向學，

學業一落千丈。因此引起家人的注意與反對，並且因曠課太久，被校方開除。」姐姐喘一口氣，又繼續的念下去：「死者因為承受不了各方面的壓力，多次要求女方與他遠走他方，雙宿雙棲，但遭受到女方拒絕，感到痛不欲生。因此以死表明對對方的愛，並尋求解脫。」

天氣雖熱，我卻感到寒冷與震驚，這種感覺是從心裡發出的。想起昨晚的情景，如果自己當時進去她家吃飯……，將會有甚麼後果？真不敢設想。細心的母親首先發覺我的不對勁，並問：「啟明，你不舒服嗎？」

「喔！……沒有，只是感到很突然。」
「但你的臉色很然難看呢？」並伸手探我的額頭，摸摸我的手掌，說：「額頭與手心都冒冷汗呢？」

相信自己的臉色必定很難看，為了掩飾心中的不安，隨口說：「同學去世嘛，會嚇一跳。」

姐姐老成的搖搖頭說：「他這樣做顯得很沒有智慧，也不想想父母親為他傷心難過。」

母親感嘆的說：「真可惜，一個大好的青年，就如此的喪命了。你們必須要把聖經的話謹記在心，莫讓父母傷心與操心。」

父親語重心長的說：「孩子，你們的心不要被迷惑，當遠離淫亂，因為邪情私慾會叫人喪失生命。總要保守你們的心，勝過保守一切，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。」

家人的話是那麼的重要與實在，若非父親歷年來的訓誡與警告，我可能是吳智第二了。

迴響

黃安逸

導向這本期刊幫助了許多寫作者及讀者，其價值非文筆及言語所能完全表達，將來（希望為時不遠）在天上見主面及互相團聚時（啟第七章），永遠暢談主恩不完，那時的歡樂殊非現今文字及言語所能描述，唯願一切的榮耀和稱讚歸於三位一體的真神。